

CSSCI 来源集刊

语言研究集刊

第二十一辑

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
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CSSCI 来源集刊

语言研究集刊

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

第二十一辑

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

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网址：<http://yjjk.chinajournal.net.cn/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语言研究集刊. 第二十一辑 /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编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8. 12

ISBN 978-7-5326-5205-1

I. ①语… II. ①复… III. ①语言学-丛刊 IV. ①H0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20445 号

语言研究集刊(第二十一辑)

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 编

责任编辑 郎晶晶 马 沙
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辞书出版社(www.cishu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(200040)

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8

印 张 $37\frac{8}{18}$

字 数 671 000

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26-5205-1/H·682

定 价 168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 0512-52219025

《语言研究集刊》编委会

主 编 陈忠敏

编 委 (按姓氏拼音排列)

陈忠敏 傅 杰 龚群虎

刘 钊 杨剑桥 游汝杰

编 辑 部 陈振宇 霍四通 刘 娇

陶 寰 张新华

本辑执行编辑 陈忠敏 陶 寰 盛益民 董建交

本辑英文审订 冯予力

责 任 编 辑 郎晶晶 马 沙

封 面 设 计 杨钟玮



(1936—2012)

罗杰瑞先生纪念文稿专辑编辑缘由

编者按

罗杰瑞Jerry Norman (1936-2012) 先生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，著名汉学家、满通古斯语专家。他长期从事汉语研究，在汉语音韵学、汉语方言学，特别是闽方言研究上颇有建树。罗先生去世以后，家属将罗先生的部分藏书、字画捐赠给复旦大学中文系，嘉惠复旦学子。复旦学子怀念罗杰瑞先生，也感恩罗先生家属的馈赠。《语言研究集刊》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的语言学集刊，特邀请罗先生生前好友、学生，撰写回忆文章和学术论文，纪念这位伟大的汉学家。我们感谢罗太太陈恩绮女士撰写的回忆录“书房外边的Jerry Norman”。罗太太的文章栩栩如生、感人肺腑，为我们展现了罗先生生活的一面。《语言研究集刊》也十分感谢撰写论文的海内外方家！你们的大作使得本纪念文集大放光彩！

编者

2018年8月17日星期五

目 录

- 书房外边的 Jerry Norman 陈恩绮(1)
- 忆罗杰瑞先生二事 裘锡圭(38)
-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
..... Jerry Norman As edited by Weldon South Coblin(40)
- Jerry Norman: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Sinological
Linguistics Weldon South Coblin(56)
- Convergence as a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a Controversial Common Mǐn
Phonological Configuration (Revised Version)
..... Weldon South Coblin(79)
- 对罗杰瑞教授汉语方言分区标准的几点补充 庄初升 温东芳(123)
- 早期邵将方言响音声母的声调演变——重访罗杰瑞先生的“邵武假说”
..... 沈瑞清(140)
- 闽语核心词的启示 丁邦新(168)
- Neo-Hakka, Paleo-Hakka, and Early Southern Highlands Chinese
..... Weldon South Coblin(175)
-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1928—1929 Field Work of Professor Yuen Ren Chao
..... Anne Oi-kan Yue(239)
- Lǐ Rǔzhēn's Mixed Mandar in — A Pan-Dialectal Guānhuà and True Koiné
..... Richard VanNess Simmons(277)
- 语言演变与层次替换——以江淮官话、吴语为例看汉语方言演变模式
..... 陈忠敏(323)
- 论效摄洪音字在原始闽语中的层次及其演变 吴瑞文(343)

早期马尼拉闽南语的系属问题	郭必之(380)
上古音对谈实录	白一平 潘悟云(394)
对“並定不送气”的一个演化音法学解释	麦耘(417)
三等韵腭介音上古来源问题综论	董建交(427)
“吃”字方音小议	沈钟伟(441)
再论南亚民族在远古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分布——以“黄浦江”的“浦” 和“江”为例	梅祖麟(450)
写下来的礼貌：平阙的历史和语用	何大安(465)
丝绸传播路径与年代考	潘悟云(478)
汉语方言里的寻找义动词	项梦冰(482)
共同吴闽语词汇研究：以“稀/欖”为例	陶寰 盛益民(498)
闽东区方言的“肚子”和“肚脐”	秋谷裕幸(510)
The Bilingual Version of the <i>Yargiyan Kooli</i>	Stephen Wadley(521)
临高话连词介词动词“喊”hem ^{1/2} ——赞叹临高话的古老	张惠英(540)
福建漳平(永福)方言的一种比较句——一次难忘的方言语法调查经历	张振兴(556)
汉语及其方言的正偏式构词法	游汝杰(561)
高本汉《中国音韵学研究·古音字类表》音节表勘正	冯蒸 刘浩 宋爽 刘雨心(571)
CONTENTS	(656)
稿约	(667)

书房外边的 Jerry Norman

陈恩绮

一、Oklahoma 与 the Dust Bowl

杰瑞的外公是英国移民的后裔。兄弟七八个,不知道是否都住在 Oklahoma 州的小镇 Carnegie(在 Oklahoma City 西南几十英里)。可能有几家买了地种棉花什么的。外公下地帮忙是把能手,可是他不想务农,太单调!他在东边不远的 Anadarko 城里经营一家菜场兼卖杂货,另外还有个加油站。他直爽豪放,乐于助人,也管闲事,人缘挺好,生意也还不错。外公喜欢跟朋友去酒馆喝酒,酒馆里总有些人几杯下肚就开始惹事,吵闹打架,他有不少次鼻青脸肿地回到家。

1927 年或是 1928 年,The North Carnegie Club 为庆祝七月四日,办了个盛大的野餐会,地点选在 Mr. Norcross(外公)的农场,鱼是会员捉来的,参加做主食、面包、甜点,做野餐桌、凳的就有一百多人。第二天,城里的报纸用了特大篇幅报道这次盛会。杰瑞的母亲保留的剪报上,列举了他们准备的食物:

a ton of fried chicken

75 pounds fish

50 cakes

95 pies

3 barrels of bread

19 dishes of fruit salad and vegetable sala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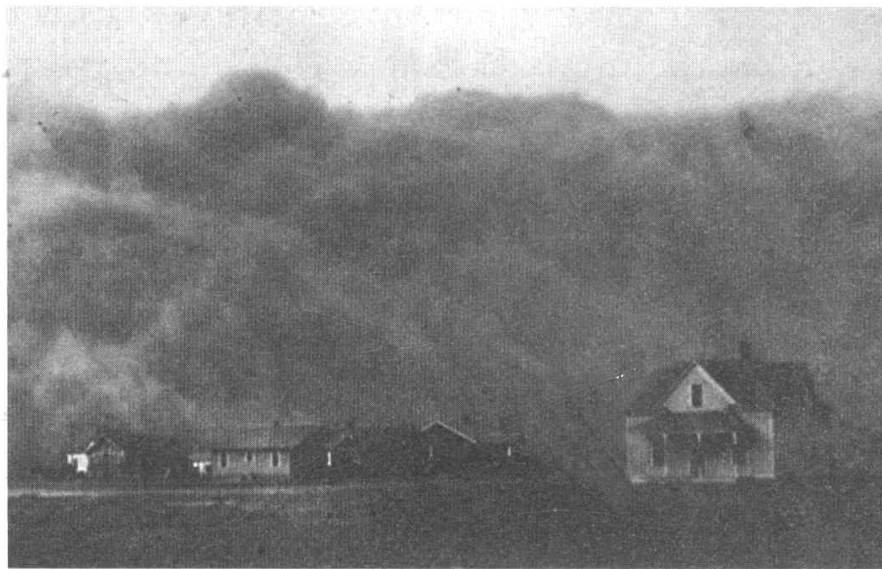
12 jars of pickles

10 gallons each ice cream, lemonade, ice tea

(Cakes, pies, ice cream, and breads are all homemade, of course.)

可惜,好景不长!

Oklahoma, Texas 北部, Kansas 这几州相邻的地方叫做 Great Plains。从十九世纪末起,欧洲移民不断地来到这一带从事农耕或畜牧。其实这里的土壤并不肥沃,水源也不丰沛。农民靠的只是充足的雨量。



dust!

干旱地区,大风卷起沙尘是常常发生的。可是从 1930 年起,一连旱了四年,引起的 1934 年 5 月 9 日连续两天两夜的沙尘暴,却是摧毁力极强、空前可怕的,美国历史上叫它 The Dust Bowl!^①猛烈的狂风卷起了 1 200 万磅的尘埃,一路往东横扫,扫过中西部到达首都华盛顿,更东到纽约、波士顿,最后把没来得及落地的红土沙粒抛在大西洋里,少说也有十几万磅。那年冬天,新英格兰一带下的雪都带红色。

经济大萧条(Great Depression,在美国自 1929 年 9 月开始),连年干旱,加上 Dust Bowl,几千几万亩的农地变成沙地。逼得很多人远走他乡,另谋生路。有些人舍不得田地房屋,有的家庭老的老,小的小,甚至有病人,不能离开。杰瑞的外公本来就爱冒险,加上生意不赚只赔——很多顾客是赊账的常客,连年干旱,他们连吃饱肚子都有问题,哪里有钱还账? 沙尘暴过去后,外公就决定带着外婆、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往西走。他们有两辆车(也许是三辆),六个人加上衣服、被毯、工具、锅盘……车里塞得紧紧的,车顶上堆得满满的。



罗家旧照 baby Jerry 和母亲

二、被迫迁徙

南加州有很多大农场需要临时劳工,劳工们可以从南到北,在不同的农场采摘不同季节的果蔬,诸如草莓、生菜、土豆、甜菜头、卷心菜、橙子、柠檬、西瓜等,赚点吃不饱饿不死的工资(starvation wages)。杰瑞念高中时,暑假还常在瓜田里打工,晒得全身皮肤红肿起水泡,甚至脱皮。

幸亏杰瑞的外公家是早些来的“外劳”,工作机会比较多,而且家里有三个人可以干活儿,收入能多一点点,不像 John Steinbeck 的《愤怒的葡萄》(The Grapes of Wrath)里描述的那么惨!那时候加州的农业中心是 Salinas,外公家当然住不起,一家人在二十多英里外的 Watsonville 村外,租了个小房栖身。不久,外公的女儿结婚。不知外公与新郎 Mr. Norman 的父亲是不是在打工的时候或在 Oklahoma 州认识的。1936 年杰瑞出生,1939 年弟弟出生,大概是 1939 年年底或 1940 年他的父母离婚了。外公掏出枪来指着 Norman 说:瞧见这玩意儿了吗?我不要在这个地方再碰见你。Norman 就到 Arizona 或者德州去了,此后全家绝口不提此人。小杰瑞对父亲半点儿印象

也没有,一直希望能找到一张父亲的照片,但是找不到,甚至连父亲的名字也不知道。

直到四十年代,还不断地有更多的灾民从 Texas, New Mexico, Arkansas, Kansas 和 Oklahoma 来加州。其中也有不少白领阶层、专业人士。加州人自然很不欢迎这么多来抢饭碗、说话带口音的人,管他们叫 Okies, Arkies, Texies, 后来干脆通通叫 Okies。大萧条期过后,有一部分人回到故土,大部分留在加州,那时加州有八分之一的人口是 Okies。

杰瑞外公一家的生活略微好转,外公偶尔还去酒馆喝酒,路见不平就打架! 1941年,他们从 Watsonville 搬到 Salinas 镇外(可能是西边),紧邻华人或日本人的公墓。杰瑞的母亲开始工作,外婆整天忙着做饭、洗衣、养鸡,有时还赶着马车去 Monterey。外公有点轻微中风,不便劳动,也不喝酒了,便负责照管两个小男孩。他每天带杰瑞上街散步,杰瑞看铁匠打造马蹄铁(horseshoe forging)^②,很有兴趣,常常站着看半天,问很多问题。

三、小学一年级

Salinas 那一带盛产可以制糖的甜菜头,有位 Spreckles 先生在 Salinas 东南修建了一个糖厂,业务发达。那年头,美国人用的糖有一大半是 Spreckles Sugar Factory 的产品。糖厂周围自然成了小镇,也有个小学。1942年秋天,杰瑞该上小学了,全家人搬到 Salinas 南边的镇外, Spreckles 的边缘。

一年级的女老师很凶,常打学生屁股,对 Okies 很反感(虽然 Okies 也是白人),尤其不喜欢有点愣兮兮的罗杰瑞。因为他不但有很重的南方口音,又特爱问问题,爱说话。她把学生按阅读能力分为上中下三组,故意把杰瑞放在中组。

一年级的功课和中组的阅读对杰瑞来说实在太容易,上课时他没事可做,很无聊。坐也坐不住,仰观俯察,东瞧西看,扭来转去,有一次扭个不巧,啪! 跌坐在地上! 老师认为他故意捣乱,打了他几下。六十年后,杰瑞写下:“One of my strongest recollections was that the teacher once whipped me, because I fell out of my chair.”

有一次老师对杰瑞说:你没事做吗? 做你今天的作业吧! 杰瑞笑嘻嘻地从小桌里拿出今天、明天、后天的作业,都做好了,交给老师,老师白了他



罗家旧照

两眼。还有很多次,因为杰瑞的话太多,放学后,老师叫他留在教室里,整整齐齐地写一百遍“I shall not talk in class”,写完才能回家(校车早已开走,大概只能走着回去)。是不是从那时开始,杰瑞就越来越不爱说话了?被歧视很可能重重地伤害了他幼小敏感的心灵。

有一天早上,发现没牛奶了,这个六岁的小男孩谁也没告诉,一个人在一来一往没有人行道的汽车公路上溜边走,走了好远,跨过火车轨道(没有交通灯、铃,也没有火车过时拦阻车辆的栏杆),到了他们常去买菜的小店,赊了一瓶牛奶。再沿着危险的公路走回。到了家,把外婆吓得心脏几乎停止跳动!狠狠教训了他一番。小杰瑞已经累得半死,让外婆一骂,越想越后怕。此后,再也不做冒失的浑事了!

四、搬家,搬家,学外语

外公家住的那条街叫 Airport Road,远远的路尽头是个小飞机场。路上住户不多,空旷荒凉。屋里有老鼠,自不必说,外边有更多的野鼠。这些大野鼠,登堂入室,宾至如归。外婆和舅舅用各种方法拦堵——放毒药,扑杀,都没用。

有这些野鼠入侵,自然又得搬家,杰瑞又得转学(幸亏那时搬家和转学都不必办啰哩吧唆的手续)。新学校在 Salinas 镇上,面对 John Steinbeck 出生和长大的故居。看来外公家终于搬到镇上了(不对,他们还住在镇外,坐 school bus 上学)。

二年级最后一两个月,兄弟俩又病了。这次病得很奇怪,不能走、不能站也不能坐,整个人瘫在床上,要去厕所得等大人来抱。舅舅老远地去 Watsonville 把两个孩子的接生医生请来,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,只给了他们一堆苦苦的药片,他建议把孩子送去医院,外婆坚持不肯,一口回绝,说医院那鬼地方只有进没有出。

两个孩子在床上挣扎了六个星期,竟然莫名其妙地可以下地走了。他们两个童年和少年时期老是病,不只是感冒、泻肚,还有水痘、麻疹、猩红热、百日咳等,这是后话。可是从来没有在床上躺六个星期的。这次能从鬼门关口逃回来,只能说两个小子命大。

1944 年年底又搬家了,想来是搬到比较好的地区,换个条件比较好的房子(早已打破孟母的记录)。一进门,杰瑞就发现房里有一本破旧的大书,是大英百科全书其中的一本,1901 年版的,大概是过时又破旧了,房东懒得拿走。杰瑞如获至宝,管他懂不懂,放学回来就抱着看。别的孩子在看《侠盗罗宾汉》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的时候,小杰瑞在看半个故事也没有的百科全书。

杰瑞对外语的兴趣,据他说是七岁就开始的,他的三舅(只比他大七岁)从学校带回一本西/英、英/西的双语词典,杰瑞把这本词典翻了又翻,让三舅教他那些字母的发音,记住了不少生词。

四年级,班上有从新墨西哥州来的兄弟俩,母语是西班牙语。杰瑞好奇,跟着他们问东问西,成了好朋友。有一次,兄弟俩的亲戚从家乡带来一大袋 pinion nuts(松子的一种),他们分给杰瑞吃。杰瑞回忆说,我会说的第一句整句的西班牙语是: ¡Tú estás gordo porque comites demasiados piñones! (You're fat from eating too many pinion nuts!) 几十年后,他还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西班牙语!

后来,杰瑞发现兄弟俩说的西班牙语,只是 New Mexico 当地人说的。这可以算是杰瑞接触的第一种“方言”。

初中,学校有了外语课。杰瑞念的那个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法语,学生只能选读一种。杰瑞想两种都学,老师说不行。于是他壮了壮胆子,在校长室

外头坐着等见校长,等了几天,校长说:“对不起,那是规定!”

中学一毕业,母亲、继父带了杰瑞、弟弟和三四岁的小妹,搬到加州最南部的 El Centro。暑假过完,杰瑞得了奖学金去芝加哥大学学俄语去了,那是 1954 年,他刚满 18 岁。

五、在陆军语言学校

杰瑞在芝加哥大学认识了李培德(Peter Li),培德还带杰瑞去过李林德(Lindy Mark)家几次。六年以后杰瑞才知道李方桂先生的大名,读了很多很多李先生的著作,更没想到李先生在华大退休后,系主任约杰瑞来继续李先生的教学工作。

在芝大两年,杰瑞像很多留学生一样手头不宽裕。星期天和假日,宿舍的食堂休息,杰瑞有好几次为了省一两块钱,就饿着没到校外去吃饭。两年后,发觉这个费那个费是相当沉重的负担。那时候,青年男性都得服兵役,他索性提前入伍了。杰瑞对外语有兴趣,有人告诉他:冷战期间,政府更需要培植外语人才,说不定会派他去学外语。杰瑞想,能学俄语,自是理想,其



服役期间寄回家的旧照

他欧洲语言也都不错。

基本训练后,果真把他派去加州 Monterey 的陆军语言学校。可是怎么也没想到,派他去学一无所知、从没碰过的中文!理由是:语言学校的课都是从基础教起,你已经学了两年俄文,不必再从头学起,对不对?

每天上六小时课,另加作业和课外活动,非常密集地学了差不多十个月(校方的算法是 47 周)。杰瑞的班导师是陈晓六(立鸥 Leo)先生,教学总是把握重点,又风趣生动,很能引起学员的注意。陈先生还开了一家中国饭馆,有时候请全班学员去吃饭。杰瑞第一次吃红烧肉,赞叹不已,没想到用中国法子烧的肉这么好吃!

有一堂课,留给杰瑞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有位女老师来上课,有什么事惹得她不满意,就开始用汉语批评学员们,一口气说了半个多钟头,和她平时上课慢条斯理、字字清晰、两句一顿的说法完全不一样。杰瑞觉得那半个多小时他听到的、学到的比平常两三堂课的还多。他告诉我这件事,是因为他得到了个教训:我们教语文课的,真该多用这种自然的、日常用的真正语言教学,这样学生才能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提到的知识。

六、杰瑞在 UC Berkeley^③

服役三年期满,1959 年冬退伍。^④1960 年秋,杰瑞转到 UC Berkeley 东方语文系。选课的时候说不定最先引起杰瑞注意的是赵元任先生开的粤语课。粤语肯定是中国话啰!那跟在陆军语言学校学的有什么不同呢?

除了必修课和赵先生开的课以外,杰瑞也在语言学系选了另外几门课(梅祖麟和 William Boltz 知道得很清楚,包括田野调查课和实地调查记录印第安 Dakota 语),又选了 Prof. James Bosson 的满文和蒙文。Bosson 比杰瑞大不了几岁,后来成了杰瑞家的好友、我们子女的 Uncle Jim。

杰瑞没放弃俄文。他在 Addison Street 一对俄国夫妇家租了一间房间,住到 1965 年他去台湾。1968 年暑假,杰瑞从 Princeton 回 Berkeley 准备博士论文答辩,还是住在这位太太家。

赵先生 1958 年夏天开始编写《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》。1962 年杰瑞进硕士班,赵先生正在写语法书的最后部分,同时继续修订其他部分。先生给了杰瑞个 RA (Research Assistant) 差事,帮先生查资料、编摘要、整理

书稿。师生二人,每周定时谈两次语法问题,这给杰瑞的现代汉语语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提到福州话,很早很早以前,赵先生念中学的时候,有个同学是福州人,先生注意到这位同学说整句的福州话有的字不但变调,连声母韵母也都变了,这方言真特别,真复杂!引起了先生的好奇心。于是先生连续研究福州话好多年,笔记记了一百多次。1953年先生还与丹麦学者 Søren Egerod(易家乐,那时是赵先生的学生)一起讨论福州话的变调问题。更后来先生的兴趣转到了文法问题与一般语言问题的研究上,不过还惦记着福州话。

在 Monterey 请杰瑞吃红烧肉的陈立鸥老师也离开陆军语言学校了,在旧金山 State College 教书。陈先生在 1961(60?)年也来修赵先生的课。立鸥先生出身福州望族(先生的尊翁宝琛公是宣统的老师)^⑤,是哪方神圣送来的特好发音人!赵先生便指导陈先生和杰瑞研究了四年福州方言。

赵先生桃李满天下,阅人多矣,很快就发现这个挺老实的关门小弟子耳朵灵、记性好、视野广、潜力大,是块可以钻研方言的材料。杰瑞则很快就了解了老师对方言研究的路线和方针。他写道:“I quickly became familiar with Professor Chao's approach with how to integrate historical phonology and dialectology.”

我们得说,福星高照罗杰瑞。因为赵先生本来打算 1960 年秋退休的,校方请先生再教三年。更幸运的是三年以后,先生正式退休了,还每天去办公室工作,因此杰瑞得以拜于恩师门墙之下,坐春风整整五年。又有立鸥老师的指教,福星不但高照,简直是降临到杰瑞的屋顶上了。

恩师的刻意栽培,恩师和师母的呵护关怀,杰瑞终生铭感不忘。赵先生的教诲与引导,让杰瑞对中国音韵学和方言产生了莫大的兴趣,于是几十年来,他高高兴兴地致力于古音韵和方言的研究。

杰瑞学习福州话的时候,已经想到光研究福州话不够,于是在 1965 年夏天,就收拾行李去了台北。在台北住了两年,调查记录闽北四个方言。并师从锡伯人广禄教授,继续学习满文。

七、杰瑞的大舅父

杰瑞回 Berkeley 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时,我回斯坦福教暑期班汉语,暑期